

第二十章 「正宮」來質問

程子陽前往當日他與遲梅寧去過的麵館，那條街是老街，麵館也是開了好多年的，他實在沒想到遲梅寧竟然會記得這家麵館，還想帶家人過去。

他到了麵館的時候，遲梅寧等人已經到了，他進去先給長輩告了罪，又道：「大娘今日一定別客氣，這頓晚輩做東。」

聽他這麼說，遲老太太挺高興的，嘴上卻推拒道：「哪有讓你付錢的道理。」

「應該的、應該的。」程子陽說完，叫了夥計過來點菜，另外又叫了一碟鹹菜、一碟肉菜。

等待的時候，程子陽不時瞄向遲梅寧，而她被他瞧得臉火辣辣的，最後惱羞成怒的瞪了他一眼。

遲老太太瞧著兩個人打眉眼官司，與孫氏等人捂嘴偷笑，他們若是能好好的，讓她少活兩年都是甘願的。

跟在程子陽後頭一路追過來的王嫣然站在不遠處，瞧著麵館裏頭言笑晏晏的兩人，只覺腦子嗡嗡作響，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情形。

若是她沒認錯的話，坐在程子陽身邊的應該就是上一世使盡手段進了她家當妾，最後被她娘打死的女人。

也就是這個女人，在程子陽還未中舉之前，尋死覓活的想賴上他。

可如今為何程子陽一臉柔情的看著對方？

他不是說憎惡那個女人嗎？

麵館內，氣氛其樂融融，麵館外，王嫣然渾身冰冷，如墜深淵。

程子陽對遲梅寧溫柔的笑，遲梅寧略帶不滿的瞪眼，這情景瞧在王嫣然的眼中是那樣的刺眼，她恨不能上前去將那個女人的嘴臉抓花，讓她離自己的男人遠一點，而不是站在這裏遠遠的看著。

子陽不是說最討厭這個女人嗎？為何兩人現在這般親密的坐在一起？還有他看那女人的眼神為何那麼深情？

上一世她迷戀他、愛慕他、敬愛他，到頭來換來的是什麼？不過是一句冰冷的話、一個冰冷的眼神。為什麼她求了一輩子的柔情密意，這個令人作嘔的女人卻輕易的得到了？

憑什麼！王嫣然捏著手帕，手指越攥越緊，嘴唇因為極度憤怒微微顫抖，連帶著牙齒都輕輕發出咯咯的聲音。

櫻桃站在一旁，疑惑的看了眼那家麵館，發覺自家小姐神色不對，驚慌道：「小姐，您怎麼了？」

王嫣然一動不動，目光帶著恨意瞅著麵館裏的人。她忘記了自己已經重生，看著那一對男女，她就想起前世獨守空房的日子，忘不了那一個個夜晚她多麼的痛苦，一遍遍的哀求換來的卻不過是冷言冷語。

許是王嫣然的目光太過強烈，遲梅寧察覺到了，抬頭望去，就見一身穿書生長袍，身形卻很矮的人站在外面，一臉的悲憤，她不認識對方，以為是找程子陽的，便對他道：「程子陽，外面那人是不是找你的？」

程子陽聞言望去，臉上的笑意漸漸收斂，皺眉搖了搖頭道：「不認識。」

他的聲音不大，外面的王嫣然卻知道他瞧見她了卻沒有出來的意思，又低頭與身邊的女人柔聲交談。

王嫣然渾身都抖了起來，她忘記了自己之前的計畫是要一步步讓他愛上她，滿腦子都是他背叛自己，登時大步朝麵館走進去，滿含熱淚的盯著程子陽，狀若瘋癲道：「程子陽，你不是說你最憎惡這個女人，這輩子都不想與她有交集嗎？如今算什麼，我又算什麼？」

滿室寂靜，遲梅寧心尖兒顫了顫，似笑非笑的看向程子陽，「最憎惡的女人，是我嗎？」

「不，妳別聽她胡說。」程子陽眉頭緊皺，活了二十年竟從未像此時這麼緊張過，他轉頭朝王嫣然不悅道：「這位姑娘，在下並不認識妳，實在不知妳在胡言亂語些什麼，妳若不交代出個子丑寅卯來，別怪在下說話難聽，壞了姑娘的名聲。」程子陽言辭犀利，說得王嫣然一愣，她看著眼前年輕的男子，臉色慘白一片。是啊，她已經重生了，如今程子陽還不認識她呢。那她方才說的話，程子陽會不會誤會覺得她不知書達理？她要怎麼說才能讓他認清這個女人的面目？難道說他們是天定的夫妻？還是告訴他這個女人之後會成為她爹的妾？

可再瞧一眼旁邊與他看似很登對的遲梅寧，王嫣然的心又痛了起來，她蹲下身子抱住膝蓋，「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程子陽見狀，眉頭皺得更緊，難不成因為自己那日在縣學門口未出手扶她，這人就對他懷恨在心，今日再見他便生起了報復的心思？他不由打量王嫣然，想到她的家世，越發瞧不起對方，原來大戶人家的姑娘也並非全是知書達理之輩。

「梅寧……我……」

「我們吃好了，娘，咱們先走吧。」遲梅寧將微微顫抖的手縮回衣袖，看都沒看程子陽一眼，轉頭對遲老太太道：「程公子還有事要忙，咱們就不要打擾了。」遲老太太這會兒終於反應過來，長舒一口氣，轉頭看了程子陽一眼，道：「原來你心裏是這麼想我閨女的，算我瞎了眼，還想著把閨女嫁給你，沒想到你是這樣的人，吃著碗裏、瞧著鍋裏，我還當你程子陽是什麼正人君子呢。梅寧，咱們走！」一聽這話，程子陽神思微動，急忙道：「梅寧，我當真不認識她。大娘、梅寧，妳們聽我解釋。」他無奈又焦急，「方才從太白樓出來這位姑娘就叫出我的名字，我都不知她為何會認識我，可我之前真的未曾見過她，更不知她是何人，我又怎會跟她說那樣的話？」

遲老太太瞥了眼穿著講究的王嫣然就曉得對方家世不錯，冷笑道：「程公子不用再說了，我們小門小戶可當不起程公子的解釋。」

她說著從袖子裏摸出銀兩，叫過小二要付帳。

程子陽急道：「我來。」

「承受不起。」遲老太太霸道的將他往旁邊一攔，把銀錢遞給小二，然後拽著遲梅寧的胳膊便走。

遲梅寧瞥了眼哭得上氣不接下氣，似乎受了莫大委屈的王嫣然，心裏隱隱覺得不

舒服，她看了眼程子陽，什麼都沒說就跟著遲老太太走了。

程子陽眼睜睜瞧著遲家一眾人等離開，臉上冰冷一片，冷冷瞧著王嫣然，「不知姑娘到底是何用意，在下與姑娘有何深仇大恨，妳竟如此害我？」

「我……」王嫣然抬頭，滿目的淚光緩緩滑落，好一副我見猶憐的模樣。她想說，我們是天生一對，我們才是要攜手一生的人。可她知道，如果當真這麼說，非但不會得到眼前這個男人的喜歡，可能還會讓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被鬼神附身了。

程子陽顯然對王嫣然沒什麼興趣，看她一眼都覺得煩悶，甚至惱火，他到底做了什麼孽才招惹上這種女人，關鍵是他都不認識對方，對方卻擺出一副自己欺負了她、讓她受委屈的模樣，他招誰惹誰了？

「姑娘是大家閨秀，在下一介農戶，實在當不起姑娘如此厚愛，還望姑娘今後能夠自重。」程子陽說完，瞧都沒瞧王嫣然一眼，迅速地離去。

「小姐……」櫻桃方才都嚇懵了，她不知道自家小姐何時認識的這位窮酸秀才，上次也是，眼睜睜瞧著小姐往對方身上倒，這次居然又發生這樣的事。

「程郎！」王嫣然跪坐在地，淚流滿面。

程子陽踏出麵館，忽然聽見王嫣然這聲呼喚，猛然轉身又抬步回到麵館門口，朝著裏面的王嫣然譏諷道：「還請姑娘自重，不要墮了妳王家的名聲，更不要攀誣在下的名譽，姑娘若是不聽勸阻執意如此，他日姑娘即便名節受損也不要來找在下負責，在下即便捨去性命，也斷不會屈從！」說完這話，他哪管王嫣然臉色如何灰敗，轉頭朝著遲梅寧等人離開的方向追去。

然而怒氣中的人走得飛快，等他追出來，早就不見了蹤影。

遲老太太拉著遲梅寧急匆匆出了麵館，顧不得這是在縣城，當即破口大罵，「沒想到程子陽是這樣的玩意兒，虧我還當他是正人君子，努力撮合妳和他，多虧妳沒答應，不然這會兒還得跟一個不知道哪裏來的女人爭風吃醋呢。」

「娘，咱們回去吧。」遲梅寧看著她娘這樣維護自己，心裏暖暖的，但不可否認，聽那女人叫出程子陽的名字，又說自己是程子陽最憎惡的女人時，她的心裏挺不好受的，雖然她知道這說的大概是以前的原主，可一想到那女人看著程子陽的眼神，她就莫名覺得生氣又委屈。她倒是想給那女人一巴掌，讓對方清醒一點，但那女人似乎是程子陽認識的人，若是自己把人打了，反過頭來程子陽又怨恨她怎麼辦？

遲老太太點頭，反正該買的也買了，本來就是打算吃了午飯就回去，這會兒回去也妥當。「咱們就不去妳大哥那兒了，直接回去吧。」

因為她發了怒，跟著出來的兩個兒媳婦都戰戰兢兢，大氣不敢出，一直到家才趕緊找藉口回屋去。

遲梅寧也說身體不舒服回了屋，躺在炕上就開始胡思亂想，到了夜裏還睡不著，翻來覆去，腦中始終迴蕩著那個女人和程子陽。

到了後半夜，她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睡著，卻又夢到程子陽與那個女人拜堂成親，她在夢裏又氣又急，大喊一聲「程子陽你混蛋」。

話一喊出來，遲梅寧陡然驚醒。

這時房門被拍響，外面的人喊道：「怎麼了，梅寧？」

遲梅寧氣喘吁吁，伸手摸了把額頭，全是冷汗，她定了定心神對門外的遲老太太道：「娘，我沒事，作噩夢了，妳快去睡吧。」

「沒事就好。」

遲老太太離開，但遲梅寧這下徹底睡不著了，腦中甚至還記得方才作的夢，似乎真真切切發生的一樣，她不由懷疑，難不成這夢裏發生的便是原書中程子陽和女主成親的情景？

按照原書中寫的，女主不是程子陽中舉之後，由女主的兄長介紹才認識的嗎？怎麼瞧著白日的樣子倒像是早就認識一般？

翌日起床後，遲梅寧發現全家看她的目光都帶了小心翼翼，好像她是受了傷的瓷娃娃似的。

遲老太太拿出昨日扯回來的布料笑咪咪道：「我閨女就是好看，這衣裳做出來讓村裏的大姑娘、小媳婦都得羨慕。」

黃二花腆著臉誇讚，「咱們梅寧說是九天仙女下凡都不為過。」

「那當然。」遲老太太嘴角噙著笑，得意的看了眼黃二花，覺得這媳婦偶爾腦子也挺靈光的。

哪知黃二花下一句就道：「程子陽是瞎了眼，看不到我家梅寧這麼漂亮，還有那個妳們說的那啥女的，簡直不知所謂嘛。」她說完就察覺家裏人都看著她，頓時訕笑道：「這樣看著我幹啥？」

「我打死妳這臭婆娘！」遲老太太瘋了似的朝黃二花衝過去，抓著她頭髮就給了她兩巴掌，「早上跟妳們說啥了，當老娘說的話是放屁是不是？」

黃二花自然不會乖乖挨打，一邊跑一邊求饒，整個院子又熱鬧起來。

孫氏和馬氏也不去救妯娌，拿了軟尺過來給遲梅寧量尺寸，又問她想做什麼樣式。遲梅寧心下感動，知道家裏人是怕程子陽的事讓自己難受，便笑著和她們說了起來。

飯後沒一會兒，忽然聽見有人叫門，遲蘭出去瞧了一眼，回來小聲對遲老太太道：

「奶奶，程秀才在外面說要找小姑姑。」

遲老太太眼中殺氣騰騰，「不見，就說不在家。」

遲蘭遲疑的看了眼遲梅寧，噢了一聲，推門出去了。

遲梅寧不以為意，只當沒聽見。

過了一會兒，遲蘭又回來了，「奶奶，他說見不到小姑姑他不走。」

「那就讓他待著吧。」遲老太太嗤笑一聲，「還讀書人呢，書都讀到狗肚子裏去了，以前嫌棄我們，現在倒是上趕著來了，早幹麼去了？晚了，我們不稀罕了。」一扭頭，見遲梅寧坐在凳子上發呆，她道：「梅寧啊，沒事就回屋睡會兒去，昨兒累了一天，好好歇歇，趕明兒娘帶妳回外婆家住兩天。」

遲梅寧嗯了一聲，起身回屋，坐在炕桌前將紙鋪開，磨了墨提筆卻又寫不下去了。說起來，這紙還是程子陽買來的，她好像還沒給他銀兩呢。

遲梅寧凝眉一思索，從自己的小金庫裏拿了差不多數的銀兩後來出來，對遲蘭道：「小蘭將這銀子拿去給程秀才，就說是當日請他代為買紙的銀兩。」

遲蘭不敢拿，轉頭去看遲老太太。

遲老太太站起來，將銀子拿過來道：「我去。」說著，帶著怒氣出了門。

見程子陽站在院子外面，遲老太太的火氣更大，幾步到了門口，將銀兩扔過去，「拿去，這是你幫梅寧買紙的錢。」

程子陽臉色一僵，躬身施了一禮，道：「大娘，能否讓梅寧出來，晚輩想與她說幾句話。」

遲老太太眉頭挑得老高，「不用了，梅寧不在家，去她外婆家了。」

這話程子陽明顯不信，「大娘，昨日那女子晚輩當真不認識。」

「你認識與否老娘不關心。」遲老太太頭一扭，要多生氣有多生氣。

程子陽無奈道：「昨日晚輩跟隨同窗一起去參加王家的文會，因記著與大娘的約定，到了時辰便出了太白樓，哪知那位女子跟了出來，口口聲聲叫著晚輩的名字，晚輩不欲與她糾纏，話都沒說兩句就離開了那裏，不想對方竟然跟隨晚輩到了麵館，才有了後面那一齣。」

他自己都納悶那女子如何得知他的姓名，甚至還在麵館說出他憎惡遲梅寧這事。誠然，這事兒放在半年以前，他絕不會不認，那時候的他的確憎惡遲梅寧，可這事兒又豈會是一個不相干的女子所知道的？就算對方心悅他，卻不曾與他說過話，又如何得知這事？難不成她特意往鎮上打聽過他的事？若真是如此，倒也說得過去。

只不過那都是以前了，如今他心悅遲梅寧，又怎會在他人面前提起以前的過往？程子陽見遲老太太不說話，心下焦急，「還請大娘相信，我若與那女子有染，就讓我天打雷劈。」

遲老太太嗤笑一聲，「你以為你發誓老娘就信了？」

話剛說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飄來一陣雲彩，然後轟隆一聲，一道驚雷劈過。程子陽的臉立刻黑了，這老天爺也不想讓他好過了？他昨日一直心緒不安，同窗回來與他說起文會後來的情形他都沒心思聽，索性直接找夫子告了假，一大早便趕了回來，他甚至家門都未進，直接來了遲家，卻被攔在門口，連遲梅寧的面都沒見到。

這會兒驚雷劈下，遲老太太冷笑三聲，她伸出手指指了指老天，道：「瞧見沒，老天爺都看不慣你程子陽吃著碗裏、瞧著鍋裏的。想娶我閨女，別說我閨女本來就不樂意嫁，就算現在她樂意，老娘也絕不讓我閨女嫁給你這等人面獸心的畜生！」

遲老太太說完，將院門一關，轉身回屋去了。

程子陽看著緊閉的院門，再瞧一眼手中的碎銀子，雙手握緊，胸中一口鬱氣堵得喘不過氣來。

他知道胡同口那兒早就站了幾個碎嘴的婦人等著瞧熱鬧，可他顧不得了，到了這一刻他才明白，他比想像中還要喜歡遲梅寧，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對她上

了心，一次次的將她放在了心上。

「遲梅寧。」程子陽抬頭望向她所在的房間喊道：「我知道妳能聽見，我程子陽指天發誓，與那女子絕不相識，請妳相信我！」

房間裏，遲梅寧煩躁的將毛筆擱下，剛躺在炕上就聽見程子陽的喊聲。

她一個翻身坐起來順著窗戶縫往外瞧，就瞅見程子陽站在籬笆外，朝著她房間的方向說話。

待聽清程子陽說的話，遲梅寧又坐了回來，他與她說這些做什麼？他與那女子認不認識跟她有什麼關係？更何況那女子興許真的是程子陽命定的妻子，她又能做什麼？做得多了，等人家命定的夫妻好上，再把她扔一邊或者踩上幾腳？是自己活得不耐煩了嗎？

程子陽喊了一聲沒人應答，心中不由著惱，他抿了抿嘴，定了定心神，揚起嗓子喊道：「遲梅寧，我，程子陽心悅妳。」

這一嗓子喊出來，別說遲梅寧傻眼了，就是遲老太太等人也都嚇得不輕。程子陽說啥？心悅遲梅寧？

還沒等遲梅寧緩過神來，遲老太太已經抄起掃帚衝了出去，「好你個程子陽，枉費你還是讀書人，竟然上門敗壞我梅寧的名聲，我跟你拚了！」

不止遲老太太火了，就是遲長江兄弟倆也都火了，一同抄起傢伙衝了出去。

他們大周朝雖然民風開放，可到底對女子要求甚多，如今程子陽吼這一嗓子，往後誰還敢往家裏來提親？指不定背後嘀咕遲梅寧是不是與程子陽有什麼苟且之事。

遲老太太本來就沒消氣，程子陽又燒了一把火，徹底點燃了她的脾氣，不打程子陽打誰？

而程子陽喊出這話也有些後悔，他是痛快了，讓遲梅寧知曉自己的心意，卻也真的將遲梅寧架在火上烤，但話已經出口，聽見的不止是遲家人，連看熱鬧的人也聽得一清二楚。

轉瞬間，遲老太太到了跟前，程子陽都做好挨打的準備了，不想棍子卻沒落下來，反倒身邊傳來一聲悶哼，他睜眼一看，大驚道：「娘！」

遲老太太沒收住的掃帚打在護子心切的李秀娥身上，頓時有些慌了，掃帚一扔，趕緊打量她，「沒事吧？妳看妳這突然衝出來……」

屋裏的遲梅寧也眼瞅著不好，趕緊跑出來，正巧目睹她娘一掃帚打在李秀娥身上的情形。

「孀子，妳沒事吧？」遲梅寧歎了口氣道：「都怪我，不然我娘也不會……」

「不關妳的事。」李秀娥面帶歉意的站起來，「這事兒是子陽辦得不妥當，當街喊出這樣的話來，是要壞了梅寧的名聲的，該打。」

「他該打，妳還跑出來？」遲老太太忍不住氣道：「妳說若把妳打出個好歹來怎辦？」

李秀娥訕笑，「子陽犯了錯該打，可他是我的兒子，我替兒子挨打也沒什麼不行。」

遲梅寧忍不住去看程子陽，他嘴唇緊抿，目光也直直的看着她。

「遲大嫂，妳看要不就趁機把兩個孩子的婚事定下來？」

「好。」

「不行。」遲梅寧怒瞪向程子陽，「我不想嫁給一個憎惡我的人。」

「我說了，那女人是誰，我並不認識。」程子陽看著她面色有些痛苦，「我承認，我以前是憎惡妳，可妳自認為以前的妳不討厭嗎？」

遲梅寧抿了抿唇，心裏說：是的，你說的沒錯，我看這本書的時候也討厭極了原主，還跟讀者一起罵原主活該來著。但問題是現在她成了當事人了啊，哪個壞蛋會覺得自己壞不成？

遲梅寧道：「我覺得我完美無缺。」

遲老太太點頭，「對，我閨女這麼好，你憑啥討厭她？」

「我討厭的是以前的遲梅寧，喜歡的是如今的遲梅寧。」程子陽倔強道。

遲梅寧哼了一聲，「不管是以前的我，還是現在的我，都是我。」她頓了頓道：

「那萬一我往後又變成那樣呢，那你就繼續厭惡我了？」

程子陽一噎，頓了頓，腦中浮現出以前遲梅寧的模樣，開口道：「不厭惡……但我不會讓妳變回原來的模樣。」

「好了好了，別說這麼多了，我閨女不嫁你。」遲老太太心裏已經怨上程子陽了，這會兒他說得再好，她也不想聽了，「我閨女長得好，心也善良，老娘就不相信我閨女找不到比你們更好的婆家，咱們回家去。」說著，拉著遲梅寧就往家裏走。程子陽伸手握住遲梅寧的胳膊，「梅寧，妳信我。」

遲梅寧掙脫一下沒掙脫開，不由輕笑，「要我如何信你？」信你能把原書中的女主拋棄了，轉頭娶個女配？

遲梅寧見他發愣，趁機將胳膊抽出來，努力讓自己笑得好看，「話本後期的交涉，我會自己過去與劉掌櫃談，就不勞煩你了。」說完，她跟著遲老太太進了院子然後回屋。

回到房間，遲梅寧坐在炕上靜默不語。

遲老太太推門進來，擔心道：「梅寧啊……」

她抬頭笑了笑，「娘，我沒事。」

可不知怎麼的，她的眼淚卻不受控制的落了下來。

第二十一章 認愛不退縮

遲梅寧從穿越過來已經幾個月有餘，她一直以為自己不會喜歡上男主角程子陽，不會做那破壞人感情的壞人，甚至之前程子陽問她對他怎麼想的時候，她還不往這方面想，然而就在昨日，女主角王嫣然哭喊著問程子陽「你不是最憎惡這個女人嗎？」這話時，她的心裏除了苦澀，胸口也堵得喘不過氣來。

可今時今日她卻發覺自己比想像中沒出息的多，聽到程子陽說出那句「妳信我」時，她差一點就脫口而出「我信你」了。

但她不敢，她知道原書中男主角和女主角情比金堅，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她不敢去賭程子陽對她的這份感情到底能堅持多久。

畢竟她如今只是農家女，雖然貌美，但王嫣然頂著主角的光環，又有作者親媽護

持，不僅自身滿腹詩書，家中也是官宦之家，不管從哪方面講，程子陽娶她都是最好的選擇。以前小說中有多少是高中狀元後拋妻棄子，另娶高官之女的？雖然她知道程子陽是心志堅定之人，可有女主角在前，她實在無法相信自己有這麼大的魅力，能讓一代權臣為她捨棄到手的靠山。

遲梅寧坐在炕上，眼淚控制不住的掉了下來，為自己未知的未來，也為自己還未開始就看不到未來的感情。

遲老太太看著心肝寶貝哭得傷心，頓時心疼，「梅寧啊，妳看上程子陽了？」

遲梅寧抬頭看她，一頭栽進老太太懷裏，聞著熟悉的味道，更抑制不住地哭了起來。

看她這樣，遲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她歎了口氣，又將遲梅寧扶正，認真的看著她，「妳告訴娘，妳是不是喜歡程子陽？」

遲梅寧委屈的看著娘，眼淚撲簌簌往下掉，「喜歡。」

「我就知道。」遲老太太見她神色不似作假，非但沒有鬆口氣，眉頭皺得更加厲害，「我就知道妳之前不樂意錢家和劉家的婚事是因為他，果然啊，程子陽雖然是男子，卻將我閨女禍害得不淺啊，這摺在話本裏，就是勾引人的狐狸精啊。

「那妳想嫁他嗎？」遲老太太又道：「現如今他說喜歡妳，也願意娶妳，那妳願意嫁嗎？妳若是願意嫁，娘這就找他娘去。」

想嫁嗎？遲梅寧有些猶豫，喜歡一個人和嫁給一個人在後世好像是兩回事，喜歡一個人，談戀愛都不一定能結婚，但在這裏，一旦確定關係是一定要成親的，那麼她要嫁給程子陽嗎？若是要嫁給他，等於跟女主角公開為敵啊。

那麼，她害怕嗎？

遲梅寧被自己的這個問題問住了，轉瞬之後又覺得自己為什麼要害怕女主？她本身就是老天爺扔進來原書改變命運的，那麼是不是她破壞了男女主角原本的感情線，將男主據為己有也沒關係？

還有，小說中女主一般膚白貌美，可瞧著王嫣然的模樣並比不上她啊，她為什麼要退縮？她為什麼不能成為新的女主？想當初作為富二代的她，從來只有別人哄著她、害怕她，什麼時候她也知道膽怯了？更何況程子陽是她看上的男人，管她女主不女主的呢，等自己和男主成了親，那麼自然而然的就成女主了！

「梅寧，別怕，不管妳做啥決定，咱們家裏都支持妳。」遲老太太道。

遲梅寧緩緩回神，瞧著滿眼關切的遲老太太，她擦乾眼淚，語氣堅定道：「娘，我嫁。」與其嫁個自己不喜歡的，不知道此時在何方的男人，還不如嫁給程子陽呢，起碼她現在動心了不是？

「我要嫁給程子陽。」遲梅寧說。

遲老太太了然，「那娘去與程子陽的娘說。」

其實她心裏明白程子陽是與那女子無關的，對方一看非富即貴，若程子陽當真有心，便不會一大早跑來她家門口說出心悅梅寧這話來，反而該過來撇清關係才對。畢竟這年頭，男子娶妻哪個不想娶個對自己更有益的？程子陽能主動來，說明他當真不貪慕對方的家世。

昨日也好，今日也罷，她氣急敗壞說的那些話不過是遷怒罷了。何況早些時候程子陽厭惡梅寧人盡皆知，而他不止學識好，長得也俊俏，有大戶人家小姐看上再正常不過，那女子定是早瞧上了他，便到處打聽，然後瞧著程子陽和她閨女在一處，才起了壞心思故意來破壞。

況且如今閨女都說喜歡人家，遲老太太自然要為閨女著想，至於面子什麼的，就沒那麼重要了。如此一想，她便將所有錯處都歸咎到王嫣然頭上，至於自己閨女稀罕的男人，比起其他鄉下漢子來說，好的就不是一星半點了。

遲老太太剛想轉身，突然又道：「不過他如今只是秀才，若是他真能頂得住那女子那邊的誘惑，考得舉人，我就將妳嫁給他。」

女兒喜歡歸喜歡，她也不能輕易的把閨女就這麼許配出去，萬一這期間發生個啥事，程子陽轉頭又瞧上那女子，和人家好上了，到時候倒楣的還是閨女。

見遲梅寧想開口說什麼，遲老太太不容拒絕道：「就等明年秋闈後再做打算，那時他若還堅持娶妳，那就嫁，若是期間他與其他女子糾纏不清，那這門婚事就算妳同意，娘也不會答應的，我的閨女沒有去別人家裏受委屈的道理。」

「娘，我聽妳的。」遲梅寧看著她娘，明白她娘的擔憂。不過這樣也好，原書中程子陽就是中舉後與王嫣然相識並定下親事，若是這一世程子陽未按原書中那樣與王家搭上關係，仍舊堅持喜歡她，那麼她便嫁，否則就聽娘的，不管今後嫁還是不嫁，都與程子陽無關。

見她聽話，遲老太太非常滿意，笑著道：「那娘出去了，妳好生歇著。」

遲梅寧點點頭，坐在炕上透過窗戶往外瞧，程子陽與李秀娥仍舊站在院子外面，此時卻不止他們兩人，還有村中一些看熱鬧的，見遲家人沒在外面便過去搭話打聽，程子陽沉默不語，目光緊盯著遲梅寧的窗戶。

說實話，遲梅寧對程子陽的人品還是信得過的，在她看來，程子陽便是那種心志堅定之人，從來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根本不會因為這等私事來壞自己的名聲。想到之前兩人少有的相處，還有程子陽對她做的點點滴滴，遲梅寧不能否認她動心了，之前不敢相信，如今細想，竟然察覺程子陽之前所作所為其實有著蛛絲馬跡。

比如她去縣城與劉玉清相看時，他突然出現在書畫鋪子，若當真厭惡她，明知那是劉家的鋪子他又怎會過去，還有去太白樓的時候，他也莫名其妙跟去了，若當真厭惡她，就該幫著極力促成這門婚事，畢竟她只要嫁了，便再無糾纏他的機會。再有那次哄騙她是她娘央他帶她去縣城那次，若是厭惡她，又怎可能給她機會與他獨處？

最近的一次，就是他給她話本之後，幫她去談話本生意，若是厭惡她，程子陽斷不會幫忙，更不會讓兩人多有交集。

遲梅寧想到此處，心底竟有絲絲甜意，程子陽之前雖未說過心悅她的話，可行為卻處處表現出來。

看著程子陽略帶憔悴的臉，遲梅寧忽然很想衝出去告訴他——她，遲梅寧看上他了，她想嫁給他，不管上一世他屬於誰，這一世，他只能屬於遲梅寧。

她胡思亂想間，遲老太太已經出去了。

遲老太太先是將看熱鬧的人攆走，又過去與程子陽還有李秀娥說了一番話，具體說了什麼遲梅寧沒聽見，反正說完後，程子陽遙遙看了眼遲梅寧這邊，然後朝遲老太太行了一個大禮，又說了一番話才和李秀娥離去。

遲梅寧站起來將窗戶打開，探出身子遠遠瞧去，除了程子陽挺直又寬闊的背，再也看不到其他。是了，程子陽不僅長得好，搞不好還有八塊腹肌呢。

遲梅寧暗暗想到這兒，還沒走出視線的程序子陽突然回頭，她心中大驚，啪的一聲將窗戶關上。她捂著胸口，那裏撲通撲通跳得厲害，臉上也微微發燙。

遲老太太轉身回屋，臉上的表情說不出輕鬆還是緊張，幾個兒媳婦更是大氣不敢出，也不敢問，等她進了遲梅寧屋裏商量的時候，妯娌三個才默契的靠近房門聽裏面的動靜。

遲老太太道：「娘跟他們說清楚了，一切都等秋闈結束後再說。」

事情既然已經說定，遲梅寧也不再去想，索性離秋闈還有近一年的時間，誰知道這中間又會出多少事。

程子陽從遲家回去的路上，不時有村民過來搭話，話裏話外都是問他和遲梅寧的事。

程子陽只瞅了對方一眼，並不言語，李秀娥則笑著與人客氣兩句，關於兩家人的決定卻隻字未提。

到了家，李秀娥見兒子神色不好，寬慰道：「如今既然已經說好，那你就不要多想，用心讀書。考取舉人再娶妻也能不讓妻子受委屈，於她於你都好。」

「娘，我知道。」程子陽道：「兒子不會因為任何事耽誤讀書的。」

李秀娥看著兒子眼底的青黑，歎道：「娘從不指望你能考狀元，只要你過得好，娘就心滿意足。這事兒遲家既然已經這麼說了，那梅寧定然也是心悅你的。」

「當真？」程子陽聞言，心裏一動，「那她為何不出來見我？」

李秀娥笑了笑，「姑娘家嘛，臉皮薄，她若是不鬆口，你以為遲老太太會說出這番話來？遲老太太別看人品不怎麼樣，在村裏名聲也不好，但對梅寧卻是一等一的好，定是詢問了梅寧的意見，才出面答覆的。」

程子陽仔細一琢磨，好像確實是這麼回事，這兩日他因為這件事茶飯不思，尤其昨日那事之後，心中多有煩憂，生怕遲梅寧心中對他有誤解，這會兒聽自家娘這麼說，心中鬆了口氣，臉上也有了笑意，「娘，我知道了。」

當日下午，程子陽便回了縣城，臨走時，在遲家門口站了會兒，什麼都沒說便走了。

到了縣學，不少同窗過來與他道喜。

「恭喜程師弟。」

「果然是金子總會發光啊。」

也有牙酸的過來道：「程師弟日後發達可別忘了咱們這些落魄的同窗。」

程子陽微微驚訝，「不知諸位師兄恭喜的是何事？有何喜事要恭喜？」

幾人驚訝，「程師弟還不知嗎？」

一人雙手擊掌，歎道：「是了，你今日一早便告了假，這會兒還不知道呢。程師弟文采斐然，探驪得珠，被王家書院的山長看中，去王家書院的名額有你一個。」

「就是，真是令人欽羨，要知道去王家書院的，咱們縣學也只得三個，程師弟入學最晚，卻得此機會，當真是可喜可賀。」

程子陽挑了挑眉，不過是用心寫了一篇文章，沒想到竟然選上了，他抬頭搖了搖頭道：「可我未打算去王家書院，諸位師兄可以不用恭喜師弟了。」

此話一出，眾同窗頓時驚訝，「機會難得為何不去？」

連開始酸的人也道：「就是，別人想去都去不得，你這有機會的倒是不去了，早知如此你昨日又何必過去？」

程子陽瞥了對方一眼，淡淡道：「誰能去、誰不能去，是王家決定，去還是不去，卻是子陽的決定，林師兄若是覺得不妥儘管找王家去，大可說我程子陽不願意去，將這名額讓給你。如何？」

「你！」林雲志被他一堵，登時有些下不來台，人群中也隱隱有嗤笑聲，更讓他丟盡臉面。

王家書院是什麼地方，取幾個人並非固定，全看文章寫的是否漂亮，這名額固然可惜，可他即便去說程子陽將名額讓給他，王家恐怕也不會答應。更何況早上王家書院來人通知的時候，他還不服氣特意去問了，誰知對方提及他的文章全是客氣之語，分明是看不上他。

其他人知曉林雲志的毛病，笑過後便不再搭理，見程子陽的確不想去王家書院，倒是真心替他可惜，紛紛勸道：「子陽何不再考慮考慮，咱們這些書生大多出身貧寒，就算家境好的也不能與王家相比，王家朝中有人，他日中舉或者更進一步，不說在京城好混，就是去地方上也能放心施展拳腳。」

「就是，機會難得，子陽多考慮才是。」

程子陽見他們真心勸說，便拱手道謝，卻也不好說擔心樹大招風，怕他日王家若是出事會連累自己，畢竟他真這麼說了，估計會有人覺得他有詛咒王家之嫌，還會被說忘恩負義，只能道：「這事子陽早就考慮清楚，多謝諸位師兄替師弟考慮，然而子陽認為縣學和府學夫子都不錯，子陽已經決定過了年去府學試試，若是能入學最好，若是不能便回縣學讀書，離家近些也能幫母親分擔一些活計。」

「可惜可惜啊。」幾人惋惜過後，也只能尊重他的選擇。

是以到了第二日，王家書院來人通知前去入學的秀才要做哪些準備時，程子陽便將自己的決定告知了對方。

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王嫣然的長兄王懷恩，來之前他與二叔還討論過清河縣此次選出的這三位秀才，當時二叔特意誇讚了程子陽，還道程子陽的文章頗有大家風範，是少有的好文采，假以時日定能有一番作為，哪想人家直接言明不去王家書院。

王家書院在沂州府與府學比也不差，甚至雙方每年還會爭奪生源，然而王家在朝堂有人，地方上也有人，不少中了秀才，甚至中了舉人的都想進王家書院，以求

日後能有個靠山，行事好方便。

而府學在這方面就差了些，固然夫子不錯，可夫子們多是多年未能中進士的舉人，而且多是沒有門路補缺的，去了府學又能有什麼依仗。

兩廂比較，樂意選擇王家書院的多，選擇府學的少些。

據程子陽推測，寧願選擇府學，而非王家的原因多半有兩個，要麼是當初想去沒進去，要麼和他一樣，覺得即便是讀書期間也不能隨便站隊，唯恐日後被打上王家的記號。

其他地方是否也有大族辦這等規模的書院程子陽不清楚，但他很明白，自己不能去。

因為臨來前並未想到程子陽會拒絕，所以聽完他的話，王懷恩當即驚訝，「程公子不再考慮一下？」

程子陽臉上掛著得體的笑容，輕輕搖頭，「請王公子見諒，家中只有家母一人，實在放心不下。」

這樣的理由，王懷恩其實不能接受，王家書院也有不少寒門子弟，哪個得了這樣的機會不是感恩戴德，即便離家甚遠，一年回家不過兩回，依然趨之若鶩。然而他作為王家長房長子，又是上一科舉人，能親自出面相請，自認為已經給足面子，如今程子陽拒絕他的好意，在他看來就是不識好歹。

多少人想入王家書院都進不去，如今竟被人嫌棄。王懷恩心中滿懷王家的驕傲，對程子陽的不識趣分外瞧不上，面上卻一派寬容大度之態，卻不多加勸說，「既然如此，那王某在此預祝程公子來年秋闈高中。」

程子陽還了一禮，「在下也預祝王公子他日會試及第。」

王懷恩拱拱手，與另兩名決定前去王家書院的秀才說定時間、地點，便毫不遲疑的離開。

待王懷恩離開，丁延嘖了一聲，「王家人氣勢的確不同。」

程子陽輕笑一聲，「待他日你我高中進士，也能如王家一般底氣十足。」

等王懷恩回了王家別院，將此事告知王永安，語氣中頗為不屑，「二叔，我瞧著這程子陽也不過如此，我王家肯容他人學已是寬容大度，他竟不識好歹的拒絕咱們的好意。昨日文章寫得出采，侄子覺得定是巧合。」

聽聞兄長回來，趕緊過來打探消息的王嫣然剛走到門口，聽到這話便僵在原地。他不願意？他居然不願意來王家書院！

王嫣然渾身微微顫抖，滿懷希望的一顆心在這一刻墜落谷底，當日在麵館發生的事猶在眼前，程子陽冷酷的面容、絕情的話打在她的心尖上，現在想起來都讓她喘不過氣。

那一刻，她彷彿回到上一世，程子陽也是這樣，看不見她，不聽她說話，好似在他眼裏，她這個程夫人只是個透明人。起初王家屹立朝堂的時候，他瞧在王家的面上尚且對她不錯，待王家倒台後，便再也看不見她了。本以為這一世能提前讓程子陽進入王家書院，那麼她也有機會提早接觸他，讓他愛上自己，沒想到他竟然拒絕了這樣的機會。

難不成是因為之前她不妥的行為惹怒程子陽，所以他才未如前世一般去王家書院？

這個念頭一起，慌亂、悔恨、委屈隨之而來，額頭的冷汗更是不受控制的流下，此刻她只覺心窩痛得厲害，手中帕子也因為手指的顫抖掉落在地，雙手緊緊揪住胸前的衣襟，眼淚瞬間流下。

「小姐，您怎麼了？小姐，您別嚇櫻桃啊……」櫻桃瞧著她臉色相當難看，趕緊喊人，「來人啊，快叫大夫。」

屋內，王懷恩和王永安聽見動靜，抬頭就見王嫣然已然倒下。

櫻桃扶著她哭喊道：「二老爺、大少爺，小姐突然就暈倒了。」

第二十二章 討姑娘歡心

一通慌亂過後，大夫終於到了，給王嫣然把脈、餵藥，一直折騰到晚間，王嫣然才醒來。

屋內燭光昏暗，王嫣然恍如回到上一世臨死之前，她拉著程子陽的手拚盡力氣問他為何這樣待她。

程子陽當時伸手捏著她的下巴，冷言道：「妳說為何？」

王嫣然打個激靈猛然驚醒，喉間抑制不住的咳嗽。

櫻桃從外面急步進來，臉上帶了喜色，「小姐您醒了」，奴婢這就告訴大少爺和二老爺去。」

話音一落，不等王嫣然阻攔，櫻桃已經跑了出去。

王嫣然看著櫻桃離開，神色怔然，記憶漸漸回籠。

是了，她重生回來了，她已經不是那個被關在後院，日日思君不見君的女人，然而這短暫的興奮轉瞬又被程子陽拒絕進入王家書院的失落所替代。

為什麼，他不願意，是因為那個女人嗎？

此時外面腳步匆匆，王永安和王懷恩叔侄倆匆匆而來。

王嫣然目光重新凝聚，咧了咧嘴，露出一個難看的笑容，「二叔……」

她看著眼前的二叔和兄長，不由想起上一世王家的結局，心中的愧疚便瀰漫開來。上一世王家何等的風光，可惜在程子陽掌權後，王家便一再受打壓，雖然她不願承認，可事實就是如此，上一世王家是毀在程子陽手裏的。

可即便是這樣，她也放不下程子陽，這一生依然渴望能得到他的心。

當她在縣學門口瞧見程子陽的那一刻，她就告訴自己，那是上一世的恩怨，這一世她定能籠絡住程子陽的心，讓他像自己愛他那樣愛上自己，到時愛屋及烏，程子陽定不會再對付王家的。

王嫣然閉了閉眼，將心中的愧疚甩去，再睜開，眼中盛滿異樣的光彩，她朝著大哥和二叔道：「程子陽，必須要進王家書院。」

王嫣然上一輩子就為程子陽而活，可他並不在乎她，這一世她依然不悔，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她都要嫁給他。

只不過，上一世程子陽是中舉後與兄長成為好友，她在兄長刻意引導之下，得以認識程子陽。可惜這一世因為她的大意落到這境地，她內心惶恐不安，只能寄希

望於王家的誘惑力，哪怕是等程子陽中舉之後再行招攬也可以，大不了重來一回上一世的經歷，無論如何，都不能將人推出去給其他女人。

王懷恩聞言，當即不悅道：「此人目光短淺，為兄倒是覺得他不進咱們書院也不耽誤什麼。」

倒是王永安聽了，眉頭微微皺著，程子陽的文章在他看來的確不錯，在昨日幾十個書生中拔得頭籌也算使得，況且這侄女的性子他也清楚，能說出這話，不可能無憑無據，他摸著下頷的短鬚瞥了眼王嫣然道：「嫣然倒是說說。」

王嫣然沒理會兄長的反感，對王永安道：「二叔，程子陽此人前些天我曾遇見過，當日我與櫻桃走到縣學那裏，不慎崴了腳，差點倒在程子陽身上，可程子陽並未扶我，更未多看侄女一眼，侄女覺得程子陽定是那種心志堅定，不為女色所動之人，況且他又是貧寒之子，能靠自己的本事考得秀才，還拿了廩生的名額，這樣的人日後一旦有機會定有大作為。」

「為兄不這麼認為。」王懷恩已經先入為主對程子陽有了不好的印象，這會兒任憑王嫣然說破嘴他都不認同，「貧家子有的是，心志堅定的也不少，妳怎麼就知道他能有所作為，莫不是瞧著程子陽皮相好才說這話？」

王嫣然眉頭輕皺，語氣不悅道：「堅韌、不為女色所動、不為利益誘惑、學問又好，這樣的人，兄長能找出幾個來？他若真有才，小妹就算嫁他也是值得。」

王懷恩氣急，「二叔你瞧瞧她說的什麼話，分明就是瞧上程子陽，這才替他多說好話。」

「好了。」王永安眼瞅著侄子侄女吵了起來，趕緊打斷，「既然嫣然這麼說，那就且等明年鄉試之後看看再說，若他真如嫣然所說能中了舉人，那二叔親自上門去請也無妨。」

王嫣然應了一聲，心裏也鬆了一口氣，只可惜離著鄉試還有近一年的時間，只盼著這段時間不要出岔子才好。

程子陽每日安心在縣學讀書，王家的打算他不知道，也不放在心上，之前決定去王家書院的兩位同窗臨走時還來找他說話，話裏話外都是勸說他一同前往。

程子陽也不好說太多，只笑著祝他們前程似錦。

到了旬休的時候，程子陽先去了書鋪，路上就碰上書鋪的夥計，道是本來就要去縣學找他的。

到了書鋪，劉掌櫃見他過來，滿臉喜色，趕緊道：「我正想讓人去找你呢。」

程子陽一笑，「劉掌櫃有何事找晚輩？」

「是有大事。」劉掌櫃將他拉進內堂，一坐下就道：「這話本銷量火爆，你那邊得抓緊時間讓對方寫出後續的話本才好。」

程子陽微微驚訝，「銷量火爆？怎麼個火爆法？」

劉掌櫃伸出手指頭，「這個數。」

「一百本？」程子陽見他只笑不答，搖頭輕笑，「難不成是一千本？」

劉掌櫃滿眼的喜色，「就是一千本，印刷不易，本只印了兩百本，奈何不光本縣賣量好，就連府城那邊也賣得順暢，前幾天又加印八百本發往各處書鋪，如今傳來消息也是賣得差不多了，不過買書的讀者都要求出後面的，所以在下這才急忙喚程公子過來商議。」

程子陽不由失笑，沒想到遲梅寧寫的話本這麼受歡迎，「前些日子回去時她便寫了些，估計這次寫了不少，等我回去問問她，催她快些寫出來。」

其實劉掌櫃知道寫話本的就是那個與自家侄兒相看過的姑娘，本來他還覺得該避嫌，連帶對程子陽這個搶了自家侄媳婦的人印象也不好，可看了話本後，發覺那故事的好，若是寫書的姑娘當真成了劉家的媳婦多好，可惜便宜了這窮酸書生。

後來又因有自己侄子說項，這買賣才定了下來，只沒想到這粗白話的話本竟如此受歡迎，倒是劉掌櫃始料未及的。

「不過就算出第二本也得到年底，那時有了閒暇，看話本的人也多，更好賣。」劉掌櫃說著，開箱取出一個荷包遞給程子陽，「按照契約，這是遲姑娘的四成銀兩，咱們印刷成本高，一本話本賣一兩半，本錢在半兩，遲姑娘一本書得四百文錢。」

程子陽接過來捏了捏，知道裏頭是銀票，他算了一下，一本書遲梅寧得四百文錢，一千本竟是四百兩銀子，這還只是頭一批，後面再加印，甚至後續出的，那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算了這筆帳，程子陽心緒有些複雜，以往他還覺得兩家門當戶對，這會兒對方突然發達了，而他卻還是窮書生，家世上倒是有些配不上遲梅寧了。他自嘲的笑了笑，將荷包妥帖的收好，「多謝劉掌櫃。」

劉掌櫃擺手道：「這本是生意，互惠互惠的事。」他說著，恍若無意地問道：「不知程公子和遲姑娘……何時辦喜事？」

程子陽一愣，接著苦笑，「這恐怕得等明年鄉試之後才能決定了。」

他倒是想儘快成親，可遲家因為那日發生的事顯然對他有了意見，唯一讓程子陽安慰的是，遲梅寧總算給了明確的答覆，如今他只盼明年能順利中舉，然後娶得嬌妻。

劉掌櫃一聽，心道果然這兩人早有情愫，就是不知當初遲姑娘為何又與自己侄子相看，想到侄子，劉掌櫃不由得歎氣，這世間有緣無分之人很多，唯獨他這侄子毛病怪異，與遲家相看過後又接連相看幾家都無疾而終，眼瞅著快二十歲的人了，至今沒能娶妻。

程子陽不知劉掌櫃心中所想，事情談妥又拿了一本需要抄的書才告辭從書鋪出來，他在街邊買了幾樣上次遲梅寧買的點心後，這才回了家。

待他回到家已近中午，李秀娥做好了午飯招呼他，對他道：「娘給梅寧做了件衣裳，下午你讀書讀累了就給她送去。這男人啊，不管成沒成親，得心裏惦記著人家姑娘，讓姑娘心裏知道你惦記著她，滿心想對她好才行。」

聽他娘這樣說，程子陽有些不好意思，道：「娘，討她歡心的事交給兒子，怎能

勞煩娘做這些，平日勞作已是辛苦，趁著農閒該多歇著才是。」

李秀娥笑道：「現在地裏沒啥農活，娘閒著也是閒著，梅寧雖然以前做了錯事，可如今娘瞧著村裏哪個姑娘都比不上她。」

程子陽動作一頓，「娘這些天見過她？」

李秀娥笑道：「那日去山上撿菌子的時候見過，她對侄子侄女並沒有外頭傳言的那般，態度不錯，她侄子侄女對她也好，見了我還跟我打了招呼來著。」

聞言，程子陽漫不經心的應了聲，回屋歇息片刻，書也沒讀，拿了裝銀子的荷包和李秀娥做的新衣，還有那兩包點心便出了門。

路上，村裏人見了，笑著問道：「子陽拿著這麼多好東西這是幹啥去？」

程子陽溫和地回答，「去村東轉轉。」

村東住著誰家？遲家唄，他說得這麼明顯，村裏人心裏也有數，轉頭就與其他人說了起來。

鄉下農閒時候能聊的話題本來就少，而程家和遲家的事向來又多，這幾年來尤其熱鬧。

程子陽也不管其他人怎麼想，到了遲家門口，瞧著黃二花在掃院子便道：「遲三嫂，不知能否幫子陽叫一下梅寧出來？」

黃二花動作一頓，驚訝的看著他，注意到他手上帶的東西，登時眼前一亮，掃帚一扔就跑進屋去了。

「娘，程子陽來了，手裏還拿著東西，要找小妹。」她進了屋忙不迭的跟婆婆彙報情況。

遲老太太嗯了一聲，扭頭去看遲梅寧，「梅寧啊，妳去不去？」

遲梅寧一思索，興許這是給她送銀子來了？她站起來，扯了扯衣襟道：「我出去瞧瞧。」

遲老太太在她出門的時候囑咐道：「把小性子收一收，不然把人嚇跑了怎麼辦？」

「娘，妳怎麼又成了程子陽那夥的了？」遲梅寧收回腳，不滿道：「罵他的是妳，向著他的也是妳。」

遲老太太笑著戳她腦門，「他往後不還是妳夫君？」

遲梅寧臉皮厚，聞言只哼了聲，「不管，反正妳得和我一國。」

遲老太太嗤笑，轉頭和孫氏、馬氏等人笑道：「瞧瞧，這還沒嫁人呢，真不知羞，等嫁了人你倆是一國，我們都是外人。」

不知羞的遲梅寧邁出門去，縮了縮脖子，天有些涼了，她身上穿了一件薄薄的夾襖，當初孫氏做的時候按照遲梅寧的要求將腰間收了些，顯得更修身，她一出來，程子陽便有些看愣了。

以前遲梅寧糾纏他的時候，他連看都不樂意看她一眼，如今他發現遲梅寧的確好看，雙眼不大卻明亮清澈，嘴唇彎彎，似是掛著一抹笑意，怎麼瞧都覺得好看。程子陽突然不好意思起來，目光微微撇開，耳朵卻不由自主的紅了紅。

「你找我？」遲梅寧站在程子陽跟前盯著他瞧，見他身上穿得單薄，腳上的靴子也洗得發白，心裏猛然有些不是滋味。

程子陽臉上微紅，不自在的摸摸鼻尖兒，「給妳送銀子來了。」

遲梅寧頓時意識到是話本的钱，「這麼快就有了？」

這時候的印刷術與後世不能比，她還以為得過了年才能拿到錢呢，沒想到這麼快就發了錢，簡直是意外之喜。這下好了，過年的新衣服有了，好吃的也有了，想想就開心。

程子陽笑著將荷包遞過去，「劉掌櫃說話本定價一兩半，成本半兩，妳的部分是一本書四百文，一共印了一千本，因為劉掌櫃知道不愁賣，所以把一千本的钱都拿過來了。」

「這麼多？」原本只想掙點零花錢的遲梅寧一聽得了這麼多銀兩，登時胸膛都挺起來了，有錢了她就是富婆。

她將荷包接過來要打開，程子陽突然抓住她的胳膊阻攔，「財不露白，回去再看看吧。」

遲梅寧可惜的噢了一聲，目光落在程子陽骨節分明、略顯粗糙的手上，「你可以鬆開了。」

程子陽臉一紅，飛快的將手縮了回去，然後把點心和衣服遞過來，「這些是給妳的。」

遲梅寧詫異的看他，「給我的？」

「嗯。」程子陽羞澀道：「點心是我買的，衣服是我娘為妳做的。」

一聽是他們母子倆的心意，遲梅寧抿了抿唇，心情甜蜜蜜的，「這怎麼好……」

「應該的，拿著吧。」程子陽見她如此說，心裏鬆了口氣。

說實話，來的路上他還擔心遲梅寧不接呢。

遲梅寧應了一聲，將東西接過來，「那……那我回去了。」

程子陽手指輕輕撚了撚，有些不捨，他斟酌的開口，「我……我明日一早還得回縣學。」

「嗯。」遲梅寧突然有些羞赧，他說這話是想讓她再多待一會兒嗎？

「那個、就是，我……」

「啊，我……」

兩人同時開口，一愕之後，相視笑了起來。

遲梅寧道：「你先說。」

程子陽無奈地笑了笑，「忘了要說什麼了。」

兩人這一笑，倒是將原先的尷尬化解了不少。

那日的矛盾和爭端過去也沒幾日，可兩人的關係卻因為這事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兩人甚至都明白，只要不出意外，明年秋天鄉試之後，不論程子陽能否高中，兩人都會訂親。

尤其那日程子陽當眾表白，全村人都知道了，如今兩人走在一塊，旁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可以說他們倆在所有人眼中就是默認的一對。

只可惜，遲梅寧上輩子雖然追求她的人不少，卻沒真正談過戀愛，根本不知如何與戀人相處。程子陽作為古代讀書人，除了以前與原主不愉快的糾纏外，再無與

異性相處的經驗，這會兒即使有了喜歡的姑娘，甚至婚事已經過了明路，他也依然不曉得如何討女孩歡心。

就買點心這事還是他偶然從縣學同窗那兒學來的，東西給了，好聽的話卻不會說幾句。

遲梅寧笑了笑，「那不如我先去將東西放下，咱們到河邊走走？」

程子陽眼前一亮，「也好。」非常合他的心意。

鄉下講究少，未婚的男女多喜歡去河邊或樹林逛逛，這並不是什麼大事。況且這時節樹林裏常有撿柴的人或者玩鬧的孩子，也不算單獨相處，尤其如今兩人的關係傳得沸沸揚揚，程子陽心裏甚至偷偷覺得，讓村裏人都知道兩人的關係才好。

遲梅寧拿著東西回屋，黃二花的眼睛直接盯了上來，「梅寧啊，這啥好東西啊？」

遲老太太雖然沒說話，可顯然也好奇程子陽送了什麼東西來。

遲梅寧沒搭理黃二花，直接將那包點心遞給遲老太太，「點心是程子陽買的，程孀子還給我做了一件薄襖子。」

「我瞧瞧。」遲老太太一聽，將點心放下，隨手將衣服拿過去，展開來看，是一件桃紅色交領襖子，領部綴著白色護領，兩袖較寬，袖底邊兒呈弧度，袖口為了防風還做了收口，怎麼看都比時下鄉下婦人穿戴的襖子好看許多。

遲老太太嘖了兩聲，道：「李氏果然手藝精湛，就這一手手藝拿出去到鋪子裏賣也使得了。」她嘴上說著，笑容也展現出來。瞧瞧，她閨女的婆家對她多好，這還沒訂親呢就又是送點心又是送襖子的，多好啊。

「就他家那窮酸樣，怕不是一年的棉花都用上了吧。」一旁的黃二花看著那點心和襖子，羨慕得眼都紅了，說話也酸臭酸氣。

遲老太太眼睛一瞪，「不會說話就閉嘴，不說話沒人當妳是啞巴。」

黃二花委屈的嘟囔，「我就隨便一說，程家本來就窮嘛。」

其實一想到將來嫁小姑娘的時候要多陪嫁兩畝地，黃二花就覺得心都抽疼。小姑娘若是嫁給劉家公子，人家可瞧不上他們家這二畝地，說不定還會拿了銀子給他們置上幾畝地做聘禮，可惜小姑娘，挑來挑去竟然還是挑中程子陽。

程子陽有啥好的？家裏窮得叮噹響，一家子總共就兩口人，程子陽一出門讀書，家裏就只剩一個李氏，真嫁過去別說沾不上光，估計自家男人還得上門幫襯程家種地去。

「再說我撕爛妳的嘴！」遲老太太本來好好的心情讓黃二花給破壞了，她咬著牙根道：「別忘了當初妳怎麼答應我們的，再不聽話，把妳送回黃家讓妳娘教妳做人。」

一聽這話，黃二花白了臉，連連拿手打自己的嘴，「小妹，別和三嫂一般見識。」程家本來就窮，遲梅寧也沒想因為這事兒和黃二花鬧不愉快，她的心反而因為黃二花的話動了一下。是啊，程家貧寒，可這布料摸著是細布，棉花也不便宜，再想想程子陽身上單薄的衣裳便知道程家是為了自己騰出這布料來給她做衣裳，心酸的同時又有些感動。

「娘，我與程子陽出去走走。」遲梅寧回神想起他還在外等著，連忙道。

遲老太太道：「去吧，去吧。唉，把衣服換上，穿新衣服出去。」

遲梅寧哭笑不得，「不用，等過年再穿也使得。」

遲老太太堅持，「那不行，總得讓人知道程家對咱們梅寧好啊。」

「可這會兒不是還沒訂親嗎，就算要顯擺也得明年秋天啊。」遲梅寧想起荷包還揣在袖子裏，連忙跑屋裏去，將門一關，打開箱子把荷包放進去，想到當初承諾要分一成利給程子陽，又從荷包裏翻出一張四十兩的小額銀票出來，才把箱子鎖好。

外面遲老太太敲門了，「把衣服換上，總得讓程子陽瞧瞧，你倆的事就算不說村裏人也都知道，既然這樣那就大大方方的，讓那些個打程子陽主意的都消停消停。」

遲梅寧說不過她娘，只能接了衣服換上，頓時覺得溫暖了不少，她低頭瞧了瞧，這衣服的確好看，難得的是合身又不顯得臃腫，可惜這時候連個像樣的鏡子都沒有，儘管遲家對遲梅寧極為疼愛，她也只有一枚不甚清楚的銅鏡，臉都看不清楚，更別說身上的衣服了。

Crescent Family